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红与黑

司汤达（法）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红 与 黑

著 司汤达（法）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王军鹏主编.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 - 80606 - 498 - 2

I. 世… II. 王… III. 世界文学 - 名著
IV. I20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436 号

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春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32 开 10 印张 26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 - 80606 - 498 - 2/I·36

定价:18.00 元(共 1 卷)

第一章 小城市

维鲤叶可以算是茆乐煦——康忒州一座最妩媚秀美的小城市了。维鲤叶在十月初旬寒冷的日子里，威拉山的峰峦披盖了一件冰雪的银氅。绕过维鲤叶，嗣后倾泻注入杜河，而供献水力给无数间锯木厂；这是一种极其简易的工业，大多数的居民都藉此获得相当程度的安乐；这些居民大多业农，而不是中产市民阶级。不过这倒不是锯木厂使这座小城市富庶起来。那是由于一种以“虞露丝”闻名于世的印花布底织造，才赋予这城镇普遍的繁盛。自从拿破仑倾覆颠亡之后，它使维鲤叶所有的房屋差不多全一齐粉饰门墙，重修楣宇起来。

人们才进了城，便被嚣闹不堪的机器的嘈扰声所震惊着。有二十来具笨重的铁锤，被一个水流所打动的轮盘高高地抬起了，而后落下来，发出铿锵的喧嚣声，连铺道都给震得颤栗了。我说不上来每天每具铁锤能铸成多少成千成万的铁钉子。那边许多娇嫩而绰约的年轻女子把小铁片递给那些巨大的铁锤；于是小铁片很快地便变成铁钉子了。这种劳作，虽然从外表看起来是那么粗野，却是最使那些初次行经那划离法兰西与瑞士的山脉中间的旅客们惊讶不已的工业。如果旅行人士一到达维鲤叶，就询问这人人走过大街全给震聒了的精美的铁钉工厂，到底是属于谁的，那么人家会用一份懒洋洋、缓慢慢的语调回答道：

“喂！这是市长先生的。”

假使旅客在那一条从杜河河岸一直往上通到山顶的维鲤叶大街上，驻足停留一些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可瞧见一位现出一副忙碌而显要的神气、身材修硕的男子露面了。

一望见他，每顶帽子都迅速地脱下来对他致敬。他的头发逐渐地变成灰色，身上穿着灰色的衣裳。他是一个享有数品勋章的骑士头衔的人，生有高阔的前额，一只鸢形的鼻子，而且就一般观察起来，他的相貌不无显现某种死板的严正；同时人们对于这副相貌的第一

个印象会是：一位乡镇市长的尊严与一个四十八岁或者五十岁人所仍然具有的那份潇洒风度，揉配在一块儿。然而从巴黎来的旅客们不久便会惊恼他那股自满和知足的神情，掺杂着某种我所不能深识的偏狭和缺少自然天真的感觉。最后大家认为这人的才能只是限于分文不爽地强索讨回别人欠他的债务，而他自己则竭力拖延时日，不付借款，当他自己是债务人的时候。这就是维鲤叶地方的市长，德·雷纳耳先生。但是，如果游客继续他的漫游，再往上行走百来步光景，他可以发现一座观瞻颇为富丽的宅厦，他还可瞧见几处华彩闪耀的花园。在此以外，那里还有一道蒲歌涅山脉所组成的天平线，这仿佛是老天故意造成来怡悦人目似的。这一片风光顿使游人忘记了那渐渐窒息着他的，财利的瘟疫一般的氛围。

有人会告诉旅客说这幢住宅是德·雷纳耳先生的。这是由于他从铁钉大工厂所获的赢利，维鲤叶市长才领有这座方才完工的石灰石建筑的漂亮房子。人家讲，他的家族祖先是西班牙人，旧家世第、嬗绵久远，并且，甚至于还佯说他这一家在路易十四征服本地很久以前，就定居于此了。

自从一八一五年以后，他红着脸与实业发生关系：一八一五年他被选为维鲤叶市长。那些围绕支持这座壮丽园林各部份的堡墙也是德·雷纳耳先生经营铁工业的伎俩的报酬；那堡墙连接着，一个台阶挨着一个台阶的，往下扩延，直到杜河之畔。

在法兰西，你别想能寻到像那些环绕日耳曼工业城市的栩栩如画的园苑，例如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等地方。可是在蕞尔煦一康忒，一个人越是建造墙垣，越是在他的地产上矗竖着一层一层堆砌的基石，那么邻家越是对他尊敬。而他自己也可获更多权益。德·雷纳耳先生的园子，围墙重重，格外使人赞慕不止，因为他以前曾经用金子购买过几许小小的田地，就是如今花园所在之处。譬如说罢，当你走进维鲤叶城的时节，那间盖在杜河河岸上，位置十分特殊怪异的锯木厂会特别引起你的注意，而且你会瞧见“索黑尔”三个字眼，用极大的字母涂写在一块高踞在屋顶上的木板上；六年前这间锯木厂所在的地方，此刻正在建造德·雷纳耳先生的园林第四层阶台的围墙。

虽然市长先生很傲慢，他不得不跟那个又倔强又顽固的乡下人，索黑尔老头儿大打其交道；他不得不先给他一些金路易，然后索黑尔才答应下来把他的作场搬到别的地方去。至于那条以水力发动锯轮的公共的溪流呢，德·雷纳耳先生也得到上司的许可把水道转移搬开了；这原是他巴黎所使用的权势的结果。这份恩惠是在一八二〇年大选举之后，才赐与他的。

他用四亩低下五百步，在杜河河边的土地，向索黑尔换来一亩地皮。虽然这个地位对于索黑尔所做的枞板生意不啻有更大的裨益；索黑尔老公公（自从他富有起来，大家现在都这么称呼他了，私心企图从他邻居的烦厌和强烈的地产占有欲中大敲竹杠，得到一笔六千法郎的数目。

这次协议引起本地一般自以为头脑精明的人士的批评，这倒是真的。有一次，在此事四年之后某个礼拜，德·雷纳耳先生穿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走回家去的时候，他远远地瞥见索黑尔老头儿被他的三个儿子围拥着，一边注视着他自己，一边现出微微的笑容。这笑立刻在市长先生的灵府深处闪落了一道致命的光线；从此以后，他老是思索着自己很可以少花点钱，也能做成那次交易的。

想要在维鲤叶地方上大得人心，能负众望的话，那么主要的是一方面仍旧建造许多道围墙，一方面可千万不要采取任何建设的计划，这些设计原都是劳春时节道经玉拉狭谷而向巴黎进发的水泥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像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新设计，总会赐予一位鲁莽的建筑者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头脑顽固心性迷执”的名誉；并且他会一辈子在那些精明而稳健的人群间失去立足之处，而那些人在茱乐煦——康武州却能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

事实上，那些聪慧的人们却在那里施行一种最令人厌倦而烦恼的“专制政治”；这也就是为了这个卑恶的字眼的缘故，因此已经在我们称之为巴黎的那个伟大共和社会住惯了的任何人，实在无法忍受住在这类小城市的难堪。法兰西小城市的暴戾的舆论（该是怎样的一种舆论！）是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同样的愚蠢的。

第二章 市长

这是很幸运的一回事，德·雷纳耳先生荣任行政长官的名誉，促成了构筑一道非常庞大的堡墙的需要：堡墙是造在距离杜河河身有百尺高那条环沿山麓的公共散步马路之上。法兰西之所以有这一片最富画意的优美光景，实在得归功于这个令人赞美的地位。但是，每年春天来了的辰光，雨水冲流，在马路上开掘沟渠，挖成一些洼壑，终使道路阻塞，不能通行。大家全感觉到这个惹人厌恶的障碍；于是德·雷纳耳先生在此种愉快的需要之中，便筑造一条高二十尺长约三四十特瓦兹的堡墙，因此他的德政也藉此永垂不朽了。

为着这墙垣堞栏的兴建，德·雷纳耳先生不得不到巴黎跑三趟；这是因为前任内政部长曾经扬言他是维鲤叶大马路的死冤家，一味反对它。如今这堞栏已砌成离地有四尺高。并且，这仿佛是公然侮蔑古今的部长们似的，此刻本地人士已用石灰石的石板铺饰了路面呢。

至于我哪，我对于这条所谓“忠义大道”，只找到一个可以谴责的错处：我们可以在十四五五个地方，读到这雕刻在大理石石板上面的官名；这么一来，德·雷纳耳先生又可赢得一个勋章。我之所以咎斥“忠义大道”，完全是因为当局的野蛮的习俗，他们不惜修剪那些繁盛茁实的筱悬木，甚至砍掉它们的梢头，他们不愿意树木长成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顶梢，好像菜圃里最通常的蔬菜一般，他们要的只是那种我们在英吉利所常见的华丽的状态。不过市长先生是一意孤行，凡事都得独断的，于是一年两次，市府所辖的每颗树都毫无怜悯地被剪掉了。本地的自由党人坚决声言，（虽然他们不免有点言过其实，）自从牧师玛斯乐先生养成一种将所有剪下来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习惯以后，公家园丁的手腕变得更为残酷了。

这位年青的牧师是好几年以前从贝桑松派来的，他的职责是监视修道院主持谢阁先生与附近几位别的牧师。这时候，有一个年老

的外科军医总监以前曾在意大利军队里服务过，退引归田后，便住在维鲤叶；（根据市长先生的意见，在那时代这人是一个雅各邦党人，又是一个波纳拜忒党人，）他对于当局定期摧剪那些葱茏嘉树，深觉不满；有一天他居然敢向市长先生诉说此事。

“我喜欢树荫子，”德·雷纳耳先生回答道，当他是对于一个外科大夫，荣誉团团员讲话的时候；“我喜欢树荫子，我叫人剪掉‘我的’树，就为了树荫子，并且我不懂得一颗树长出俏还有什么别的用场，除非它像许多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也就被当做一个理由，来安排这座您以为那么妩媚秀美的小城市的一切事情。陌生的旅客来到此地，被周遭深奥而清爽的林壑之美蛊惑住了，最初便会想象这里的市民对于“美”是特别敏感的；一般本地人也时常谈及他们家乡风物的美丽；我们却不能否认他们的确很重视这一点；但是这是因为山川风物之美正可以摄引一部分游人，他们的银钱使旅馆老板大大发财；然后，再经过纳税的机构，便一一的向市府完成其“有利可图”的使命了。

这是秋天的一日，晴朗而温馨，德·雷纳耳先生挽着他夫人的手臂，在“忠义大道”上散步。德·雷纳耳夫人一边静听着她丈夫严肃的谈话，一边焦急不宁的眼光追随着她三个孩子的举动。那个最大的孩子，大约十一岁，正在向堞墙那边跑过去，频频作态，似乎想要爬上去的样子。一个轻柔的声音呼唤着“阿道儿夫”，于是小孩就放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企图。德·雷纳耳夫人看起来像个三十岁的女人，可是仍旧非常漂亮。

“那个巴黎来的文雅之士，也许将来会悔恨的，”德·雷纳耳先生以烦憎的神情说道，他的脸颊比平日更苍白了；“我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官场朋友的……”

虽然我愿意花二百页的篇幅，跟您谈谈乡镇地方的生活，然而我不想那么不讲情理的叫您忍受乡镇地方的对白的烦琐，以及那种聪明不过而缜密细致的私话。

所谓巴黎来的引起维鲤叶市长如此嫌恶的文雅之士不是别人，就是阿拜尔先生；两天之前，他想了个方法独自个儿的不但只是跑进维鲤叶的监狱和贫民养育院，而且还溜入那家市长和本地左近显要

的地主们所义务辖办的医院里。

“不过，”德·雷纳耳夫人怯懦地说道，“这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对你有什么妨碍呢，既然你那样忠诚慎重地办理救济贫民事业，为他们谋福利？”

“他来这儿不过是找错处，非难我们，然后他走了，他会写文章，在那些自由党派的报纸上发表。”

“你是从来不看那种报的哪，亲爱的。”

“可是有人告诉咱们雅各邦党的言论；这一切都叫咱们头痛不堪，并且阻碍咱们行善。至于我哪，我可一辈子不能饶恕那个牧师。”

第三章 穷人的恩惠

维鲤叶的牧师，他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了，他身体健壮，养成一副刚毅的性格。每天不论什么时候，他都有权力巡视监狱，医院，甚至于贫民养育院。这恰好是上午六点钟的当儿，阿拜尔先生持着自巴黎带来给牧师的介绍信，颇为机警明达地来到这座令人好奇穷究的小城市。他立刻跑进长老会里。

谢闾牧师读了巴黎贵族本州最富地主德·拉·莫耳侯爵写给他的信以后，他若有所思地默默地坐着。

“我是老人，并且这里大家都敬爱我，”最后，他低声地向自己说道，“他们一定不敢对我有什么的！”于是他立刻回身转向巴黎来客；虽然他已上了那么大的年纪，但是他的眼睛里还闪烁着圣洁的光辉，泄露出来一种他要做某桩漂亮又有几分危险的事的欢快：

“请随我来吧，先生，不过当着狱吏，特别是当着贫民养育院的监督们的面前，请千万不要表示对于我们所见的东西的任何意见。”

阿拜尔先生心中明白他在应付一个热心肠的人；他随着这位可尊敬的牧师参观牢狱、医院以及贫民养育院，提出许多问题，虽然得到一些希奇古怪的回答，不过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责备骂骂的话语。

参观好几个钟头以后，牧师想约他一道进餐，然而贵宾假装说他有许多信要写：他不愿意再对他这位宽洪大量的和善的朋友妥协了。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这两位先生再度出去参观，完成贫民养育院的视察；然后再回到牢狱那里。他们发觉狱吏站在大门口，一个六尺高的彪形大汉，腿是弯曲的；恐怖的影响造成他这副卑贱的讨厌的脸相。

“啊！先生，”当他望见牧师时，他对后者说道，“我瞧见跟您在一起的那位先生，是不是阿拜尔先生？”

“是又怎么样？”牧师说道。

“因为昨天我接到最确要的命令，那是县长先生派一个宪兵送过来的，（他不得不通宵急驰传令，）绝不许阿拜尔先生进监狱。”

“我得向你声明，诺瓦鲁先生，”牧师说道，“这位随着我一块儿来的客人正是阿拜尔先生。难道你不承认我有权利跨进监狱，无论何时，白天或夜晚，并且我高兴谁陪我来这儿，就高兴谁吗？”

“是的，牧师先生，”狱吏用低沉的声调说道，他垂下头，好像一只波儿狗害怕手杖而勉强地服从了。“只因为，牧师先生，我得养活老婆跟小孩子哪，假使人家告发了我，我会被解雇啦；我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活下去。”

“我也很发愁丢掉我的位置的，”心地善良的牧师回答道，他说话的声调含有越来越浓烈的感情了。

“您我多不同呀！”狱吏明快地回答着：“你哪，牧师先生，大家晓得你每年有八百利维儿的进款，太阳底下的一个阔绰好位置呀！”

“好吧，先生，我八十岁啦，我将是这区域第三个被人赶走的牧师了。我待在这儿已经有五十六个年头了；我差不多给本城所有的人洗过礼，当初我来的时候，这儿不过是一个小村镇哪。每天我主持年轻配偶的婚礼，使他们一一成家，而以前他们祖父母的婚事也是我主办的。维鲤叶是我的家庭；不过我看见那位陌生客人时，我心中忖度道：‘这个人从巴黎来的，也许真是一个自由党，此类人物正多得是呢；但是他对于我们穷苦人与牢狱会有什么大损害呢？’”

德·雷纳耳先生的叱责，尤其是贫民养育院院长梵勒诺先生的答斥却越来越严酷了！

“好，先生，把我撤职了吧，”老年牧师喊起来。“可是我还是一样的住在这地方。你们大家全晓得四十八年前我承受一份田地，每年有八百利维儿出息；我就依靠这笔进账生活下去。至于我职务所得的薪俸，倒是丝毫没有省下来，一无积蓄，我呀，先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毫不那么惊慌，当人家说要抢走我这个事儿。”

德·雷纳耳先生和他的夫人相处得很好，伉俪甚笃；但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回答那个她羞滴滴地重复着的问题：“这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对于囚犯们会有什么不利呢？”他刚要发脾气，她突然大喊一声。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已经爬上了阶台围墙的堞栏，正沿着边儿跑着。虽然这墙距离墙下的葡萄园有二十多尺高。（这葡萄园是在围墙的那一面。）德·雷纳耳夫人很担心惊动她的孩子，会使他摔下来，于是便

不敢直向他嚷出来。那孩子一面笑着，得意他自己的英武，一面回头瞧着他的母亲，发现她脸色惨白，便跳到大道上面跑向他母亲的跟前了。他大大地挨了一顿骂。

“我绝对要聘请索黑尔，那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了，”德·雷纳耳先生说道：“他来可以照料孩子们；哦，这些孩子现在淘气极啦，咱们实在管不了。他是个青年牧师，而且，或许更是个优良的拉丁学者，他可以带领孩子们使他们大有进展。我给他二百法郎，并且供给膳宿。不过对于他的道德倒有几分疑惑之处；因为他是那个老军医的、荣誉团团员的所宠爱的孩子，这人找了个藉口，佯说是他们的表亲，于是就跟索黑尔一家住在一块儿。此人可能是个十足的自由党秘密间谍；他说咱们山里面的气候很有利于他的哮喘病；但是这一层却从来没有证实过。他曾经参与所有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甚至于人家还说 he 生前曾经反对攻击过王室。就是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黑尔念拉丁文，他还遗留给他一大堆他所随身带来的书籍。我未尝有过要这个木匠儿子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的念头，若不是牧师告诉我——恰好在那一场使我们彼此间永远划开一道裂痕的齟齬的前一天——他说这个索黑尔曾经研究过三年神学，并且有人神学院的计划；那么他不曾是自由党了，他只是个拉丁文学者。同时这么安排对我有更大的方便合适之处，”德·雷纳耳先生一边继续说下去，一边现出一股外交家的神情，瞧着他的夫人；“梵勒诺为他的轻马车才买了二匹漂亮的诺曼种的马，骄傲得不得了。可是他并没有为他的孩子们请到一位师傅。”

“他很可能抢走我们这一位呀。”

“那么你赞成我的计划了？”德·雷纳耳先生说道，微笑一下，感谢他夫人刚才那个十分良好的意思。“好吧，就这么决定啦。”

“哦，啊！亲爱的，你那么快打定了主意！”

“这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性格，我呀，牧师很清楚这一点。咱们不必装聋装哑了，咱们周围全给自由党包围起来啦。那些布商全嫉妒我，我确实晓得；他们之中，有两三个一天比一天阔了；对啦，我颇希望他们看见德·雷纳耳先生的少爷在马路上来来往往，有位“师傅”带领照料他们。这样可以给人瞧瞧颜色了。我祖父时常跟我们讲起他

自己少年时代就有一位师傅。后来他也为我花了一百艾居聘一位师傅,不过这是不得不花的一笔必需的费用,为了维持我们的地位。”

德·雷纳耳夫人生性异常腼腆,又很容易卷入起伏不平的心境里;梵勒诺先生没有一刻安静的举动和他说话声音的洪亮朗响,特别使她惊骇不安。她远远离开并厌恶维鲤叶地方上那一切所谓欢狂娱乐的事,她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名声,人家说她十分骄傲自己的出身门第。然而关于这方面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看见城中人士到她家里的愈来愈少了,她也就非常高兴了。不过有一样我们大可不必掩饰起来:这就是在妇人的心目中,她只能算是一个傻瓜而已,因为她对于她丈夫的日常私事等等既然毫不关怀,她便轻易地溜走了一个托她丈夫从巴黎或从贝桑松带美丽帽子的好机会。假如我们让她独自一人在她绮丽的花园里漫游,她也永远不会诉苦悲叹的。

她是一朵纯真的灵魂,她从未高傲得评责她的丈夫,和明言她讨厌他。她假定夫妇之间本来就没有更温柔甜蜜的关系存在,虽然她没有向自己这么说过。当德·雷纳耳先生谈到为他们孩子的种种计划的时候,她特别喜欢他。三个孩子当中,他愿望一个人进军界,一个学法政,一个进教会。总而言之,她觉得德·雷纳耳先生比她所有认识的人全好,很少叫她烦厌。

这番夫人的品评是很含情理的。维鲤叶市长原以机智隼才著名,而且他情趣盎然,能讲半打从他一位伯父承受过来的诙谐故事。在大革命之前,那位德·雷纳耳老队长曾在奥莱安公爵的步兵联队里任职,而当他来巴黎时,他可以自由出入亲王的“沙龙”。在那里他曾看见过蒙忒松夫人,驰名遐迩的媲丽丝夫人,和那个创筑“王宫”的杜克莱先生。这些人物时时常常出现在德·雷纳耳先生的逸闻野史里。但是后来慢慢地这些轶事的回忆,叙述起来也真精致美妙,却变做他的一份重负了。现在有时节,除非逢上某些隆重的机会,他才再度讲讲与奥莱安府有关的故事,他在别的场合里,倒是显得非常落落大方,斯文有礼的,除掉谈到银钱的时候;大家很有理由的公认他是维鲤叶一个最富于贵族气概的人。

第四章 父与子

“我的太太实在有清明的头脑！”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辰光，维鲤叶市长一面自言自语地说着，一面向索黑尔老公公的锯木厂那边走下去。“虽然为了保持我自己优越的地位起见，我已经向她提及此事，可是我决不会梦想这件事的，只是因为，如果我不设法抓住这个小牧师索黑尔的话，（人家说，他精通拉丁文，竟如神仙一般。）贫民养育院院长，那个性情浮躁的人，很可能也会有和我同样的意念，就会抢走他的。他谈到他孩子们的师傅时，他该多得意自负！……这位师傅，一旦为我所得，他会不会穿一件袈裟呢？”

德·雷纳耳先生正专心于这种疑惑的当儿，他远远地瞧见一个乡下人，身约六尺高，在晨光熹微中，似乎正在忙于测量一条条放在杜河沿岸的拉道上的木材。这乡下人望见市长先生迎他走来，并没有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因为他的木材这么搁置，堵塞道路，本来是违背法律的。

这个人就是索黑尔。他听见德·雷纳耳先生向他提出关于他儿子于连的意外的建议时，他觉得万分惊愕，同时却又很喜欢的。他以一种不快的忧郁和兴味索然的神情，（那些乖悍的山地居民最懂得怎样来扮演这种神情）细听着这桩事。当西班牙人统治的时代，一般奴隶仍旧保持着这种埃及农民的面面的特征。

索黑尔最初的回答仅仅是背诵一长串他所熟记的恭维客套话。当他重复着空洞的言辞时，他现出了笨拙的微笑，这却更增加了虚伪的，和差不多适宜于他相貌的诡诈的气氛。这乡下老头活跃的心智，正在寻求什么理由会使如此显要的一位人物来宴请他无赖儿子到他家里去。他是万分厌恶于连的，然而德·雷纳耳先生却出人意料地每年为他愿出三百法郎的薪金，还供给他膳宿，甚至于衣着。最后一项要求是索黑尔老公公灵机一动地乘机立即提出的，而德·雷纳耳先生也同样敏捷地答应下来了。

这个要求使市长大为诧异。“索黑尔对于我的建议应该觉得很高兴，大大的醉心才对，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可是他并不是这样，”他心中思索道，“那么另方面一定跟他有所商洽；这会是谁呢，假使不是来自梵勒诺？”德·雷纳耳先生督促索黑尔立刻将此事说定，然而办不到。狡黠的乡下老头儿固执地拒绝他；他说他要跟儿子磋商一下，仿佛在乡间一个富有的父亲和一个一文莫名的儿子从长商议，是为着外表形式的缘故。

索黑尔老公公走进他的作场，便高声大喊于连；但没有人答应。他只看见两个大儿子，他们体格魁梧，犹似巨人，各拿着笨重的斧头，正在砍解枞树的枢干，然后再抬它们到锯机那边去。他们俩并没有听到父亲的喊声。于是做父亲的便朝着流水道走去，他也无法寻见于连，平日于连应该在锯机旁边那个地方。后来在五六尺高的地方，他才看见于连两腿分开，跨骑在屋顶的一条横梁上。于连并没有留神地监视全部机械的动作，他正在念一本书。在索黑尔老头儿的眼睛中，天下最没有比读书一事更为反感了；或许他可以饶恕于连，为了他身体羸弱的缘故，少让他做点沉重的事，这跟他大哥比较起来，又多么不同呀；但是他这份爱读书的热狂却使老头儿大大的憎恶不满：他自己是目不识丁不能读书的。

他向于连连喊了两三次都没有效果。这个年轻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书本上，此外锯木机器的喧扰声也阻碍于连听见他父亲的可怕的声音。最后，做父亲的也不管那么大的年纪，轻快地跳上那些正待锯开的树干上面，再从树干爬到支持屋顶的横梁上。一下猛烈的拍击就把于连手里拿着的书飞进溪流中了；第二下来势也同样的凶猛，击中他的头部，给他一个耳光，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他正要从十二尺或十五尺高处摔到足可使他粉身碎骨、正在转动不停、机械的杠档中间，但是当他往下掉的时候，幸亏他父亲用左手一下子揪住了他。

“咳，懒骨头！你应该留神监视锯机的时候，你倒成天念你什么混账的书？晚晌念好啦，晚晌你一早就到牧师家里，浪费你的光阴去。”

“下来，畜牲，俺要跟你讲话。”

机器的响声又阻碍于连听见这个命令。他父亲既然下来了，不愿意再费大劲儿爬上机器上头；于是他找到一根打胡桃用的长棍子，敲着于连的肩膀。于连才落了地，老索黑尔便从后面凶暴地推他走，一直把他推进屋子内。

“上帝才晓得他将要怎么的对待我！”这位年青人心中想道。

他走过时，他悲伤地瞧着那条他的书本扔了进去的流水；这本书就是《圣·爱兰纳回忆录》，这是他所有的书中最心爱的一本。

他的双腮是红红的，眼睛下垂着。他是一个十八九岁身材俊细的青年，外表是纤弱的，相貌不大端正，但很柔秀，鼻子是鹰形的。当宁静平和的辰光，他那又大又黑的眼睛中流露出来沉思的火一般的神态，而在现在这会儿，却浮现一种最矜烈的仇恨的表情，深受刺激而激动着。他那一头玄栗色的卷发，低低悬垂着，形成一个狭窄的额部，而在他生气那一会儿，使他现出一副邪恶的样子。虽然人类的容貌，变异无穷，不可计数，但是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一副更令人惊悚的显著的特征了。他的身躯，纤弱而端正，所显示的是柔和，而不是力量。他年幼时，他父亲看见他那股极端沉默寡言的神情和非常苍白的脸色，便以为他是不长寿的，或者认定他活着不过给家庭增添一份负担而已。他是全家卑视的对象，他恨他的哥哥和父亲；每逢礼拜日在公共广场玩耍的时候，他老是挨揍的。

直到一年前光景，他俊美的相貌才在妙龄少女之间奏起了友好的声音。大家轻视于连，把他当做一个弱者，他却敬爱一个年老的外科军医总监，就是那一天胆敢跟市长谈话修剪筱悬木问题的那个人。

这位外科大夫常常为于连付给老索黑尔一天的工资而教他拉丁文和历史，教他所晓得的历史——一七九六年意大利的战役。他死的时候，将他的荣誉团勋章呀，剩余的年金呀，跟三四十册书籍全遗留给于连，其中最珍贵的一册已经坠入那条曾因市长的威势而转移水道的公共溪流里了。

于连才走进屋子里，他就觉得他父亲孔武有力的手抓住了他肩膀；他战栗着，期待着几顿痛打。

“回答俺，不要撒谎，”乡下老的粗暴的喊声回响在他的耳畔，同时一只手旋转他，好像一个小孩子的手在旋转着一个铝制的兵士。

